

寂静 的 鸭绿江

Meditations on the Yalujiang

北方民族向命运抗争的史诗
鸭绿江流域血泪翻滚的历史波涛
真实，严酷的真实

李燕子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寂静中的鸭绿江

*Meditations **on** the Yalujiang*

李燕子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寂静的鸭绿江/李燕子著.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7

ISBN 978-7-5033-2111-5

I. 寂... II. 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84651 号

书 名: 寂静的鸭绿江

作 者:李燕子

责任编辑:张良村

装帧设计:点睛工作室

责任校对:吴信尧 刘晓京

出版发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35

电 话:66531659

E-mail:jf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世界知识印刷厂

开 本:160mm×230mm 1/16

字 数:300 千字

印 张:18.75

印 数:1—10000 册

版 次: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33-2111-5

定 价:30.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从鹿染撒贝村出来，翻过两道山冈，就是鸭绿江。响水村像一块陈旧的痣，又像山水画稿上的一滴墨，饱饱地溅落在鸭绿江边上。

每到冰雪消融的季节，江水怀着野鸭头一样的苍绿颜色，滚滚而逝，连同地下的甜水脉滋润着，这里别说庄稼，连茅草都生长得格外灵光茂盛。还有这里的黑土，肥得像腌好的咸鸭蛋黄，轻轻捏一下，就会流出一汪一汪的油水。鸭绿江流域的苍莽江山和无限黑土，曾插柳戍边，作为清朝发迹的“龙兴之地”被封禁了二百年。这二百年间，养肥了獐狍野鹿，也成就了原始林莽。直到道光二十六年，才有少量流民渡海来此采参伐木偷猎鹿茸。这里的辽阔和野漫，丰腴和荒凉，吸引着世代有着野心和置身绝路的人，可这里的苦寒又埋葬了多少痛苦的生命和焦灼的欲望。同治十三年，清政府宣布开禁，规定凡开垦土地者，一律予以承认并编入户籍，于是乾隆、嘉庆年间，直、鲁、豫等省连年灾荒，大批流民如洪水一样澎湃涌入，特别是山东移民，走投无路只好豁出性命闯关东，弥占了辽东大半个天下。他们垦田拓荒，繁衍生息，这块土地才出现了像样的街镇、村堡，人也像蘑菇一样，繁殖得到处都是了。

曲灵芝家从爹那辈往上数几代，还是山东人，乾隆年间山东遭了灾，灵芝爹的老爷爷挑着挑子，装着两个儿子一路到了东北，落脚鹿染撒贝。曲家在东北的家谱就是从这时开始的，从坟头数过去，曲家已经在这里睡了整整三代人。

曲家一直人丁不旺，到了灵芝这一辈，曲家只生了一个男丁，老杆就折了——灵芝爹犁地时驴发情，拖着犁杖从他的裤裆犁过去，把裆里的蛋犁碎了，黏稠的血像鸡蛋液一样流了一裤裆，人当天夜里就疼死了。死前灵芝爹直着脖子叫：“豁子豁子！”灵芝的豁唇弟弟正拱在娘的大襟底下

哭，被娘拉扯出来，摁着头跪在爹的头顶上。灵芝爹舞扎着胳膊，一双手抓挠着，灵芝娘以为他要摸豁子的脸，可是他却使足了力气，把手伸到了豁子的裤裆里，他摸到了曲家的香火。灵芝娘一见，急忙跪在男人头顶上发誓说：“豁子今年十二岁，他一上十三，就给他娶媳妇！”

灵芝爹咬牙瞪眼狠狠摇摇头，灵芝娘又说：“今年就办！”说着在豁子头上拍了一巴掌，教豁子说：“快对你爹说曲家后辈儿孙满堂猪羊满圈！”豁子哇哇大哭起来，抱着爹的老头说：“爹呀！我长大了要给你养出八个儿子！”

爹看着豁子，咬着牙，身子一挣，挺了尸。

想不到灵芝娘为了曲家能传下香火，竟闹得惊心动魄。

那天，灵芝刚刚从地里回来，房前曹家三婶就老母鸡一样迈着翅膀从矮墙边飞奔过来，嘎嘎叫道：“灵芝，你娘喝了卤水，快不行了！”灵芝脑子里响了个焦雷，愣了一愣，就扔了锄头不顾命地往村子里跑。她心里已经猜到了娘是为什么，饱满的少女乳房沉甸甸地在胸前一跳一颤。

前一天家里来过媒婆，灵芝知道是为了豁子的婚事。媒婆李摇环是个通体男性化的女人，长着一副“月黑风高”的模样，旱烟抽得凶。也许是抽烟熏坏了嗓子，她说话声音沙哑，于是难免辅以表情，在人眼里就是一副眉眼花花的样子。李摇环小时死活不让裹脚，一双脚就出落得比男人还大，加之嘴大舌长，说骂逗唱全来得，绰号“无卵大爷”。她夸哪家闺女好，就好得连脚指甲上都开满鲜花；说谁家的闺女不好，就能把她贬到泥里做王八去。她对灵芝娘夸张地诉说着世俗心态：前村后堡的女方统统不愿嫁到寡妇家，除了怕受穷还怕日后受气，所以豁子要娶亲，“不花上这个数是不行的”，她把巴掌在灵芝娘眼前翻了几下。

灵芝娘听了价码身子已经麻木了半边，按这个价，豁子要是娶上媳妇，不是典房就是卖地。

灵芝娘呆了好半天。

李摇环装了一袋烟，抽了一口，眼睛在青烟中半睁半闭，睁眼时，一张长脸上的马眼睛就对着灵芝娘定定地看上一阵，小声点拨说：“现成的银子，用得着愁嘛！”见灵芝在一边干活，就把灵芝支出去，低声对灵芝娘说：“上个月我去响水村我老舅爷家，我老舅爷下一面儿的赵家让我帮着给他儿子说亲，出的价不低。”

灵芝娘的眼睛会动了，急巴巴地问：“哪个响水村？”这一带的地名有

很多重复。

李摇环说：“就是靠鸭绿江边的响水村。老公公赵一普是远近都折服的当家人，纯粹是个置家的耙子，搂钱的匣子。在响水村，谁都知道赵一普家有骡子有马，有房子有地，吃喝不愁，就愁娶不着一房好媳妇。”

灵芝娘伸长了脖子怀疑地问：“响水那边就没个好闺女了吗？”

李摇环舌头翻着花儿说：“哪儿没有好闺女啊！可是人家都看不上，再说，天底下谁家的闺女能比得上咱鹿染撒贝村的曲灵芝？人家就想娶个俊媳妇，赵家要个根派呢！再说灵芝今年也有十七了吧？”声音狎昵下去：“我十七岁时孩子都快过周岁了！”

蜜蜂的屁股媒人的嘴，都是十分管用的地方。灵芝娘和李摇环悄悄嘀咕了一个下午，最后换了庚帖，悄悄把灵芝的婚事定了。娘不知道灵芝心里已经有了人，对她说到婚事，她把结实丰满的身子转到一边去，至死不嫁。灵芝娘卖不成闺女只好想法子卖地。可是直到中人来了要作纸时，才觉得经了三代人垦出的土地已经浸满了曲家的汗腥味儿，过日子只听说过攒地，哪怕卖掉指甲大的一块地，都是没脸的事，就是到了阴曹地府，曲家也不会放过她呀！这样一想，两相作难，心窍一闭，就没一点儿活路了。

灵芝家的茅草房已经围满了人，进不去的就扒着窗框往里看。村里的女人受不了苦日子想死时都习惯喝卤水，卤水落到肚子里，发作时很折磨人。每个濒死的人都嚎号够了，胸脯子被抓得鲜血淋漓，才伸着脖子痛苦地死去。有发现早的或后了悔的，就及时地喝了绿豆汤。

灵芝娘痛苦地在炕上翻滚着，脸上淌着泪，脖子的褶皱里汪着汗，双手鸡爪子一样在胸前抓挠着，胸脯子已经给她抓挠出一条条的血痕。

曹家二婶对地下团团乱转的人叫：“快，弄绿豆汤子给她灌下去吧！让她把卤水吐出来！”有人早有先见之明，从外面端了一瓢绿豆汤进来。男人们扳住灵芝娘的头，灵芝娘像一条鱼一样被岸上的人死死叉住。她喘着气，眼睛和嘴闭得紧紧的，衣领子也被扒开了，苍老松弛的乳房从领口流出来。女人们见男人笨手笨脚，就在地下着急地喊：“把嘴撬开了灌！晚了这人就没了！”曹二叔撬灵芝娘的嘴。灵芝娘把头滚过去滚过来，躲闪着，可是二叔的手比她更有力气，她的脸被男人的虎口卡着，只感到头被两座大山夹在中间。

二叔说：“嫂子，有条命不容易，别这么糟蹋了！听你兄弟一句话，把嘴张一张吧！”

三婶捧着猪食瓢，一迭声地叫：“嫂子！你死了，豁子交给谁？”

灵芝娘的眼皮跳了跳。

二婶趁机拿一支大马蹄针朝灵芝娘脚趾上扎进去，灵芝娘疼得大叫，“啊呀！”三婶会意，瞅准灵芝娘张嘴的瞬间，就势把一瓢豆汤灌下去。一股凉凉的腥气咽进了灵芝娘的喉咙，她一缓气，绿豆汤就顺着食道溜下去了。灵芝娘胃里强烈地痉挛起来，翻搅了一阵后，卤水和着秽物就从鼻子和嘴一齐喷射出来。

二叔示意另两个男人松了手，房后的九住娘赶忙端了一瓢米汤送过来。灵芝娘受不得口中污秽，迫不及待地抱着米汤喝起来，所有的人如释重负，说：“米汤养胃，这下子命可保住了。”

灵芝娘一听死不成了，顿时扔了瓢号啕大哭起来：“我的命苦啊！叫我死了吧！”

门里门外的人七嘴八舌地劝道：“嫂子，人不能说死就死，总得说出个为什么！”

灵芝娘什么也不说，只是闭着眼睛干咳，肩头一抖一抖往外呕黑水。卤水烧坏了胃，她的胃疼得脸上出了汗，于是又在炕上翻滚起来。灵芝就这时跑进来，她一眼瞅见娘痛不欲生的样子，心一横，就把上刀山下火海的事都认下了。

2

赵家惟恐事情有变，割倒了庄稼就办喜事。杀了一头猪，做了三十桌三套碗的流水席，坐席的乡亲从院子里一直坐到大街的粪堆上。

然而直到拜天地时也没见新姑爷赵文举的影子，只说在城里上学正往回赶。时辰到了，公公赵一普急了，让新姑爷的弟弟赵文晖依礼俗拿着祖上的箭杆替哥哥挑了盖头。按说这样蹊跷的事送亲的人是不好忍的，可是当赵文晖出现在众人面前时，所有的人都被他的风度强烈地震撼了，一时间心里竟产生了幻想：兄弟都这副风姿，想必哥哥也不会差到哪里去。赵文晖此时正穿着奉天东北大学的校服，站姿笔挺，形容俊逸，高高的鼻梁，浓眉下一双黑亮的眼睛，一派苍莽之地好男儿的粗犷和豪迈，此次，他是专程从奉天学堂回来参加哥哥婚礼的，第二天就要离开。

赵文晖怕箭杆碰到嫂子，瞅准盖头上的一个虚褶，手腕轻轻一挑。红盖头一揭，跼着脚看新媳妇的场面就乱了，新媳妇真是少见的俊哪！十七岁的姑娘，像刚成熟的葡萄一样甜嫩，长长的睫毛下，闪着一双黑玛瑙一样的毛眼睛，只是顾盼之间，流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辛辣和生野。身上的桃红大襟夹袄一点褶皱也没有，平平整整。衣襟的掐腰处，勾勒出健美的腰身，尤其高高耸起的乳房，像一对欲放的花苞，仿佛一经男人轻轻触碰，就会绽放得如痴如醉。

鹿染撒贝人的眼睛却眨也不眨地粘在赵文晖身上。他们这一生从没想到男人还会有这副身坯，身上的制服一寸不长一分不短，从里到外都透着男人的干练和英豪之气，全无一点田里苦作庄稼歉收的倒霉相，心中跌足叫道：老天爷，人家那才叫人哪！同时也为灵芝能嫁到这样殷实的人家暗怀倾慕。看看赵家的收成，挂在屋梁上的苞米穗子足有八寸长；院子里的鸡吃的是红高粱米；牲口棚里除了马还有骡子和驴。看赵家的人口，公公婆婆都是一心过日子的好手，三个小姑子个个低眉顺目，手脚勤快。只有小叔子赵文晖媳妇像是个有钱人家的闺女，但有孕在身还在厨房里烧火添柴，不像是个挑间起火的是非货。赵家惟一吃闲饭的，算是灵芝的爷公公赵德章，已经糊涂得连自己长着几个手指都记不得了。他害了眼病，倒了睫毛，一双眼睛不停地眨，哗哗流着眼泪。看得出他还知道为孙子的婚事高兴，正和一帮老头子在一边喝得云山雾罩，不顾菜汤已经淋漓到前胸，举着两根青筋暴跳的手指说：“日俄战争那会儿，我还杀过一个俄国老毛子呢！”混浊的眼珠子骤然雪亮起来，既没牙又漏风的嘴噗噗吹气：“我年轻时那力气，嗨！比老毛子劲儿大！我说‘杀呀！’就追过去啦！末了是皇上不让。皇上说赵德章，你吃点亏就吃点亏吧！吃亏就是占便宜啦！我呀……”德章爷爷摇摇头，伤心地趴在桌子上呜呜噜噜哭起来。桌上的老头子有的哭有的笑，菜汤撒到胡子上，沾到眉毛上，他们的头在桌子上撞来撞去。日俄战争说远不远，他们都经历过，只不过不像德章爷爷那样常常挂在嘴边。1904年，德章爷爷不到六十岁，力气正足，在虎山长城边给人家干木匠活儿，当时赵一普的娘还活着，陪着他，也住在长城边的兄弟家。那时还不知道俄国人和日本人在家门口打的这一仗就是史书上说的“日俄战争”，只看到炮弹在江里爆炸了，日本人一边在江上架浮桥，一边从朝鲜那边过了江，蚂蚁一样朝俄国人的阵地上爬。德章爷爷吓得不要了工钱，急忙赶着驴车跑回响水村的家，可是家里也来了俄国人。俄国人烧了艚船，端着刺刀，裆里夹着硕大的生殖器，挨门挨户拉夫征粮找女人。俄国人和日本人都糟蹋

中国女人哪！德章爷爷更加痛哭流涕，口水亮闪闪的，拖着颤悠悠的长怎么解释挂到了下巴上。鹿染撒贝村的人一看就乐了，赵文晖过来悄悄哄劝爷爷，“玛发（满族人家对爷爷的称呼），玛发，醒醒吧！”可是德章爷爷已经听不见别人的话了，他的记忆停留在了旧时，停留在了日俄战争，哭得闭着眼，面团一样柔软，拍着桌子叫道：“皇上！皇上啊！”

赵家大概已经习惯了老爷子一说古就免不了痛哭流涕，只好由他了。鹿染撒贝村的人想，这样的老爷子，给口吃的就行了，也惹不了什么祸了，这真是个让人心满意足的好人家呀！

只有灵芝不这么看。天已经黑下来了，这场婚礼的重要人物新郎赵文举却始终没有出现，灵芝由对赵文举模样的猜测变成了对这桩婚事的怀疑。她的心里越来越没底儿，越来越慌乱，在新房里坐福的身子开始微微颤抖。

天渐渐黑了，新房里上了灯，灵芝直着眼睛朝大门外巴望着，直到天黑，新郎始终没露面。

新房很安静，一铺大通炕，中间用松木打着排板间隔，使炕面变成两个空间，外间白日全家共用，吃饭烤火暖和脚，里间才是新人夜间的洞房。炕上放着新铺新盖，炕梢还有一张红布帷幔，幔里悄无声息。在鸭绿江流域，闺女是否嫁了富庶人家，进了门首先要看新房有没有朱红衣柜。灵芝娘家没有陪嫁，赵家就揣度着她的心意，为她做了一口朱红柜子。随着烛光的闪跳，柜子上面的卷云铜锁忽明忽暗，柜面也像上了彩釉，十分好看。灵芝身心麻木着，无心打量，起身到屋外宽了宽身子，回屋沉重地坐到了洞房的炕沿上。她刚坐下去，就听到一个细弱的声音从炕梢的红帷幔里传出来：“累了吧？”随即一只苍白枯干的细手把幔子撩开，露出了一张经年不见阳光的脸和一对焦黄的眼珠子，灵芝回头时，这双眼睛正扑簌簌地眨巴着看她。灵芝惊得呆了一阵后一高跳起来，男人摆摆手，疲软地对她笑了笑。婆婆赵关氏一直贴墙根站着听房，这时隔着窗户纸敲敲窗棂说：“灵芝，他是你男人。你看他还尿不尿了？”

灵芝嫁的是个瘫子。

瘫子赵文举两三年前是个虎生生的男孩,不幸的是三岁那年他坐在窗台上往后一倚,窗子无声地打开了,赵文举像个泥丸仰面朝夭从窗里飞落到窗外,这一跤跌得他从此成了废人。

在灵芝之前,赵文举对女人所有的渴望都不过是水中望月,镜里观花。身边忙忙碌碌的人只当他是吃闲饭的废物而忽视了他作为男人的存在,只有他自己才知道身子不行了,可他的心还是一个完整的男人,仍有着男人的本能冲动。家人忽视了他的冲动,他只能凭着赵文晖教他认识的字,到手中的唱本里去揣摩,在隐晦的唱词里体会两性间的秘密。他知道那个让他焦渴不安的秘密就隐藏在女人身上,只有触摸到女人,才会把那个让他梦里不得安生的秘匣子打开。他不止一次把被子撩开,打量着自己死气沉沉的生殖器并努力召唤着,可那里却寂静得可怕。他整天平着一张黄蜡蜡的脸,不死不活地躺着,关于女人,没人告诉他更多。在他窗前,甚至连只母鸡都没有,即便有,他躺在炕上也看不见,后来是赵关氏发现了儿子的心思,赵一普才意识到瘫儿子已经二十七岁了,急忙给他娶了亲。

新婚之夜,赵文举当真面对女人时却手足无措,想不出该怎么办才好,他紧紧握住灵芝的手,竟然呜呜咽咽地哭起来。他在泪眼里看到的是阿玛给他娶了这样一房好媳妇:银盘脸儿,丰腴的腰身,一对柔软的乳房在胸前形成一个馒头形的曲线。待灵芝脱了衣服上炕,赵文举的眼泪就更汹涌了,他看到灵芝的腿和自己松软干瘪的腿完全不一样,她的腿是修长滚圆的,可以结结实实地立在地上,肩上扛得住重量,而自己的腿算是白长了,细得像两条狗尾巴,一点劲儿都没有。再看她的腰,胯骨那么健壮宽大,一对大腚蛋子更是让人亲不够爱不够。赵文举记得阿玛给文晖说媳妇时就告诉媒人要给文晖相一个这样的女人,因为这样的女人只要掰掰腿就能养出一大群孩子,是最肥的好地。现在,自己居然找到了这样一块好地,赵文举再也承受不了这样的喜悦,整整一夜都是哭着度过的,他听到灵芝也在一边无声抽泣。

第二天,赵文举平静下来了,夜里,他使出全身的力气把灵芝紧紧地

搂在胸前，像一个上了年岁的盲人一样在黑暗中手忙脚乱磕磕绊绊地摸索着。他首先摸到的是灵芝胸前的一对大乳房。这乳房暖暖的，软软的，颤颤的，他不知怎么办它才好，慌乱中一口将乳头噙住，咬又舍不得，不咬又不甘心，赵文举嘴里呜噜着，头上憋出了一层细汗。也许是嘴上终于使出了力气，灵芝呻吟了一声，赵文举马上松了口，羞怯地笑笑，随即又一个猛子扎到深水里去了——他的手从灵芝的胸部直滑下去，一直溜到了灵芝的大腿，接着，又一个跟头栽到了漩涡深处——他摸到了灵芝的隐秘之处。赵文举不由自主“呀！”地惊叫了一声，茅塞顿开，困扰了他多年的团团迷雾终于散去，热血狠狠地打了他一个大耳刮子之后奋勇着涌到了脸上，满脸又像给灶膛里的火燎着了，烧得睁不开眼睛！他一把拨开灵芝阻挡他的双手，不顾一切地揉搓起来。一股巨大的力量从他的掌心散开，向周身扩散着。这股力量所到之处，立刻山崩地裂，墙倒屋塌，腾起了一股股炽热的岩浆。岩浆弯弯曲曲，好受地流遍了他的全身，他随着这股岩浆澎湃四溢，只有奋力支撑自己才能免于极乐的昏厥。他无力主宰自己，只好一任肉体的渴望尽情沉溺着，享受着。可是他马上发现，这股岩浆无论怎样都一如既往地到达不了他的下腹，它们仿佛被一个无形的力量阻挡了，到了腰部就形成回流，无法继续前进。他试了几次，下身仍是僵死的，凝滞的，他的力量无法从那里迸发出来。怀里的灵芝呻吟着，他感到她由开始时的生硬、拒绝，逐渐柔软下来并在他的搓揉下不安地喘息着，扭动着，可是他反倒再也拿不出一丁点章程了。巨大的羞耻感和绝望使他透不过气来。血液里骚动的声音仍在他耳边喧哗着，然而响了很久还是找不到出路，就用更猛烈的尖锐在他体内撞击着，让他恐惧得浑身打战，天旋地转。他拼命地拍打着裆里的器物，希望它作出哪怕是微弱的回应，可是裆里皱成一团的松囊对他的焦灼毫无反应。

赵文举的手痉挛着，努力往快乐的峰巅疯狂挺进，已经和刚才那个有些羞涩的男人判若两人。他迷瞪着两眼，两点炭火在眼里闪闪烁烁，瘦骨嶙峋的胸脯子像窗户纸一样前后翕动。他不说话，喘息一会儿后，猛然把灵芝拉倒……手的抚摩和身体的能力无法协调，赵文举又绝望地用牙齿、拳头，在灵芝的脸上胸上屁股上噬咬着，挫磨着，直到灵芝忍无可忍，一把推倒了他跳到地上……赵文举愣住了。猛然从迷迷糊糊的美妙境界中跌落下来，他的手指上还保留着女人肌肤的滑腻，心还似脱缰的野马在草地上撒野地奔跑着。他不解地转过头朝地上看着，看到的是灵芝羞愤交加的表情。接着，他看到灵芝旋风一样穿了衣裳，不顾一切地冲出去，屋门

“咣当”响了一声，赵文举顿时清醒过来，失声叫道：“阿玛，讷讷，她跑啦！”

赵关氏似睡非睡间被灵芝一脚踏破了睡眠，她没来得及睁眼就在枕头上急捶丈夫，“当家的，快，媳妇跑啦！”

在赵一普眼里，媳妇跑了就等于钱跑了，这年秋天，赵家卖了一头犏牛，一头毛驴才置齐了彩礼，为此赵一普心疼得尿都少了。他惊得一骨碌爬起来，光着脊梁蹿出被窝，套上灯笼裤，在炕沿下摸到一双大马哈布鞋，赤膊追出去。赵关氏叫了一声“外面冷呀！”往他手里塞了件棉袍，赵一普急忙把棉袍披到身上，人就蹿到了院子里。黑暗中顿时响起他打雷一样的怒吼：“你往哪跑！这就是你的家，还不快回来！”

灵芝满脸是泪，一边跑一边扣着纽扣，回头看，公公已经追上来，她迟疑了一下，不顾一切地推开柴门，绕过院墙，顺着山路朝娘家奔跑起来。

影影绰绰的月光无声地照耀，月轮下，深秋的土地雄浑壮阔，庄稼和青草都熟透了，被鸭绿江的潮气慢慢蚀濡，旷野里弥漫着植物的生鲜和江水的泥腥相杂糅的特殊气味，四周又凉又静。跑过草坡，前面是一道山冈，山冈尽头有一片静静的白桦林。深秋的白桦林在月光下若隐若现，而月亮仿佛就落在林梢上。灵芝不时惊骇地回头看着追上来的公公，公公像一头发怒的黄牛，听得到他有力的大脚板在夜幕下啪啪嗒嗒蹂踏着山路。他的呼吸声一会儿离灵芝很近，一会儿又被她远远地甩在后面。渐渐，公公的吼声在黑夜里渐传渐弱，毕竟上了年岁，追了一阵，最后他首先软了腿脚，心犹不甘地停下，气喘吁吁，灵芝听到他跺着脚，粗粗的喉咙低沉地在背后吼道：“嘿！跑了和尚跑不了寺！你既姓了赵，跑到天边也是我赵家的媳妇！”

灵芝的身影融进了灌木丛，听到婆婆颤巍巍的声音在黑影里对她喊：“灵芝，夜个过冈，小心有狼啊！”灵芝回头，见远远的月光下有三四个火把，火把下是婆婆和三个小姑子黑糊糊的身影。

灵芝呜咽着，一口气跑到冈头上，借着月光看到公公倔昂昂地领着家人举着火把回了村。她的腿软了一软，整个身子都倚在了树上，这样倚着很难受，她回转了身体，把头抵住凉津津的树干，为着她的婚姻，在深夜里痛哭起来。

凌晨时分，灵芝像一匹惊慌失措的失群野马，大汗淋漓，跑回了鹿染撒贝村。她没有回到娘家，而是路过娘家低矮的草房，径直跑到一处更破的草屋前停下来，她听了听屋里粗壮均匀的呼吸声，然后急切地拍打着窗户，小声喊着心上人：“九住！九住！”屋子里异常安静，从窗棂的缝隙处透出人熟睡后被窝的味道。灵芝倚在窗前低声抽泣起来。屋子里有了声音，随即，窗开了，一个发茬儿像猪鬃一样蓬松黑硬的头探出来，一双惺松的睡眼一旦看清了月下的一切便缓缓睁大，粗犷的面孔像一头睡狮，呆住了。只一瞬间，九住就灵活地从窗口跳出来，双手钳住灵芝，来不及细看，就把她紧紧地贴在了心口上。他的胸膛滚烫滚烫，结实的肌肉在月光下闪着幽暗的光泽，他们仿佛经历生离死别，一句话都说不出，只是痛痛快快地搂在了一起。

东屋传出九住娘不确定的疑问：“谁呀？”九住伸手到窗内抓了件衣裳，裹着灵芝，慢慢绕过院当中的碾盘，然后撒腿朝后山跑去……

他们气喘吁吁跑到一棵百年生的油松树下，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九住拼命亲吻着灵芝，在她的眼睛、脸、头发、脖子上印下了无数发烫的热吻，她的后背湿漉漉的，浸满了冷汗，浑身直打哆嗦。悲伤和绝望压迫得他们透不过气来，狂吻过后，灵芝哭起来：“……他，他……是个瘫子啊……”

九住瞪着惊诧的眼睛呼哧呼哧喘着粗气。

灵芝继续贴心贴肺，像对亲人一样委屈地哭诉：“他的腿是软的，胸脯子薄得像一张窗户纸，整天不见太阳，眼珠子是黄的，连胡子都是黄的，完了……我的妈呀，我这一辈子都要跟他在一起了……”见九住只喘粗气不说话，灵芝继续悲伤地对心上人描述着她的男人：“他的手冰冰凉啊，没有多少热乎气儿……天天躺着，只有眼睛会动，什么都不能干……连说话都使不上劲儿呀……”她更紧地贴在面前滚烫有力的肉体上，九住粗大的喉结蠕动着，一双眼睛喷着烈火。灵芝的泪水被月光映得发亮，黄澄澄的在眼眶里轻轻颤动，见九住不说话，她生气地用结实的双手捶打着他，哭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我这一辈子……完啦……我的妈呀！”

九住仰望月光，凝神思想，最后他紧紧地握了拳头，下定了决心，目光

投下来，久久地看着灵芝。他的眼睛里埋藏着蓬勃原始的欲望，在黑夜里一闪一闪，这欲望因生长得无遮无拦，更见自由和骁勇。突然，他狠狠地示意灵芝，撕扯着她的衣裳，灵芝的身体含羞草一样闭合了片刻，便情不自禁地会意打开，热烈地迎合上来。他们像两棵生长在野地里的春藤，紧紧缠绕，热烈攀缘，又像两个激情勃发的野兽，在天地间厮掳起来。深秋的夜晚，一切都在慢慢向严冬过渡，山野含蓄，大地透着微微的凉气，一脚踏上去，甚至落叶都湿漉漉的，可是他们年轻，年轻的身体里正燃烧着爱情，在火焰里，他们甚至感到冰块儿都是热的。

九住剥光了灵芝新婚的夹袄，她饱满的乳房，浑圆丰腴的身体顷刻裸露在了月光里。月光皎洁，灵芝的乳峰投下浓重的阴影，肌肤寸寸簇新，肉体的饱满和鲜灵更加一览无余。未来在不远的地方眨着迷茫的倦眼，而身体被唤醒后的欲望却排山倒海。和与生俱来的欲望相比，肉体此刻像两片无力的秋叶，正身不由己地向纷纭离乱的人间迅疾坠落，带着两小无猜的相知和亲爱，他们赤裸的身体紧紧相拥着陷入更深的落叶丛中，水一样绝望地渗透到了一起。落叶被他们的疯狂翻滚卷扬起来，又轻轻落下……灵芝像一朵带露的鲜花，在落叶丛中绽开了初放的花蕾……

疾风暴雨的疯狂之后，他们慢慢平静下来。落叶在身边静静地散发着令人心醉的味道。灵芝把完整的身体献给了心上人之后，终于平静下来。

月亮在深海一样的天幕上慢慢行走，毫不畏惧地走到一片乌云里，大地暗下来，很快，月亮又从乌云里钻出来，朗朗的月光一下子洒得遍地都是。灵芝的指甲让月光映得饱满发亮，闪着珍珠一样的光泽。她轻轻摸索着身边的九住，摸到了九住的脸，他的脸上胸上滚动着饱满的汗珠子。灵芝是女人，女人哪怕最高兴的时候都是现实的，她又哭起来。九住任凭灵芝抽泣了一会儿，把嘴凑到灵芝耳边，紧紧搂着她，蛮有把握地低声说：“别哭！”他把沙沙的气流吹到心上人的耳朵里，很庄重地说出想了很久的话：“别哭了，咱们走！”

灵芝止了哭，一骨碌爬起来，看着他的眼睛：“到哪去？”

九住坚决地说：“到外乡去！”

“干啥？”

“扛活、逃荒、要饭！”

灵芝呆想了一会儿，把沾满了泪水的脸蛋儿紧紧贴在九住身上，更加绝望地痛哭起来：“我妈把赵家的彩礼钱都花啦……豁子媳妇也定下了

……”空气里包含了更多的水雾，像蘸了冷水的纱布向人身上蒙过来，又沉又凉。

九住的拳头狠狠地砸在湿泥地上，“是不是就没办法了呢？”

灵芝感到了冷，绝望地吞着泪水说：“有办法你还会等到今天吗？”

九住一高跳起来：“我不信！我有的是力气，不怕出力！等我出去扛活挣了钱，一定把你赎出来！”

这是一个荒凉的理想，但此刻荒凉也足以暖人，他们紧紧拥抱在一起，走投无路地痛哭起来。

大清早，李摇环家就来了客人，赵一普和妻子扎着新绑腿，穿着青夹袄，走出一身汗，像两只热气腾腾的芋头来到了媒人家。赵一普直到进了院子仍气得直哼哼。

五分钟后，灵芝妈也低眉顺目，理亏愧怍地坐在媒人家的炕沿上，李摇环骑马一样一步一大跨在地上对两家说和着：“小孩子的事，过一会儿就好啦！”

赵关氏胆怯地坐在丈夫背后，由赵一普唱着独角戏。

赵一普气急败坏地刚刚坐下又站起来，对灵芝妈叫道：“……亲家，能这样吗？你知道，为娶你闺女，我出了多少血？你各村访听访听，有没有我赵家这么大方的人家？两铺两盖的镶边儿行李，四套衣裳——两单一棉，外加一套夹袄子，怎么？我赵家把心都掏出来了，还换不来她的真心？她过门没到两天就往娘家跑，这是什么家风？她这一跑，我的钱不是打了水漂了吗？不错，姑爷的腿是不好，有一点小毛病，可是心灵着呢！他认得字，会写对子，在村里写写画画也是门手艺，还有我这家底儿，以后还会饿着你闺女吗？”

灵芝妈低着头，满脸羞得通红。毕竟人穷志短，为了儿子，她只得硬下心来舍了闺女。豁子媳妇下个月就要过门。媳妇比豁子大六岁，之所以给豁子娶个大媳妇，为的是她能早早生养，为曲家传宗接代。

李摇环收了赵家媒金，也替赵家愤愤，见灵芝妈不说话，便帮着赵一普声讨灵芝妈说：“嫂子，灵芝这么做事可就不是个好闺女了，咱不能骗人家的钱财呀！她要是回来了娘家可不能留呀，做妈的这个时候可要好好教导她，咱鹿染撒贝村从来没有听说哪家闺女结了婚收了彩礼还往娘家跑的，绝不能让她做出这种伤风败俗的事情！”

灵芝妈红着脸说：“是哪是哪！别说姑爷还喘气儿，咱村王三姑娘嫁

个公鸡还过了一辈子呢！死后上了县志，知县还给家里送了匾。”

赵一普见亲家跟他站在一个立场上并不护短，噎在胸口的怒气已经消了大半，他拿大手捋了捋胡子，又拍了拍炕沿沉痛地说：“亲家啊，我儿子不是公鸡，你闺女嫁过来她不吃亏呀！在响水村，要找出我赵家这样的人家，怕是难哪！老婆子你说是不是？”

赵关氏连忙点头，对灵芝妈说：“亲家，是哪！掏心窝子说话，我家不穷。”

赵一普得到声援，出气儿更加粗壮：“我赵家在村里好歹是一方地主，我不好旁门左道，一门心思过日子！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把日子过成响水村独一无二的户头！就要把赵家过成响水村头一户书香门第！我和老婆子这一辈子一共养了四儿四女八个孩子，眼下就活下这五个。要说这五个孩子里面，文晖是个尖儿，他打小就爱认字儿，终于念了大书，那年红榜贴在县城东门口，文晖他排在第一名，把半个县城都照得通亮……”

赵关氏也回忆起了那一天，激动地插话说：“那一天老头子哭啦，全家都哭啦……”

赵一普跺跺脚：“我一使劲儿，在祖坟上放了三个炮仗。亲家，想想吧！我赵家是个出了状元公的人家，赖吗？不赖呀！你再算算细账：文晖已经像一只金凤凰出了飞儿，还能再回到这山窝里来吗？不能啦！他日后是要在奉天安家的，家产他是搬不走的。我和老婆子像老骡子老马，不停手脚地干活，攒下的家底儿是能带进坟墓里还是能给了闺女？都不能！这些家底儿都是儿子的，也是你闺女的！”

李摇环垂涎地帮腔说：“那可是好大一份家业呀！到哪里找这么一户好人家？”

赵一普受用地挺了挺胸膛：“要说她女婿，腿有毛病可是长相不赖，当年也是个腿脚麻利的好孩子，是我这老鬼忘了插窗销子，他栽到了窗外，把个能跑能跳的孩子活生生作践成了这个样子。亲家，我这心哪，自从孩子腿残了那天起就一刻也没有好过，我这一辈子就是攒个金山留给他都抹不去我心头的悔！你说，我能亏待他们两口儿吗？都是自个儿的孩子！”

灵芝妈受了感动，连连说：“是呀是呀！”她和赵一普换了个位置，蹭到赵关氏身边，悄悄握住了赵关氏的手，亲家真的连筋连肉儿地亲香起来。

气氛缓和下来，赵一普擦了擦汗，李摇环见机急忙给他装了一袋烟，

点着自己先礼貌地吸上一口，吐出一股青烟，然后擦了擦紫铜烟嘴儿，把烟袋递给客人，赵一普迫不及待地接过，深深吸了口烟，表情更加和缓下来，继续发自肺腑地对灵芝妈说：“亲家，你拍拍良心问问自个儿，你要的彩礼真不少啊！我一听要的彩礼数，浑身都疼起来，就像有人从我身上抽下来一根肋条，夜里我浑身疼得睡不着，嗯，睡不着。可是亲家，我少给一样儿了吗？没有，我按着你要的钱数一分不少地送来了！我为儿子娶亲不含糊……亲家，过日子各有各的套路，我也是有儿有女的人，可你记着，闺女无论怎么好，都是赔钱货，留她们在娘家多待一天，就是为了把赔出去的钱再赚回来，要知道她们从小到大，吃的都是粮食呀！我就不怕人家说我待闺女太苛，怎么也要在她们出嫁前榨出二两油来，然后用这钱供儿子读书！儿子是骨头，闺女是肉，肉割扔了不心疼，可骨头是要一辈一辈传下去的呀！”

这话说到了灵芝妈的心坎上，她被亲家的演说打动了，灵芝的婚事给她内心带来的不安和愧疚已被心肠上的坚硬悄悄取代。她嚅动着薄薄的嘴唇对赵一普说：“说得对，亲家！说到底闺女是人家的人哪！”

赵一普来了劲儿，靠近正题：“我这两个儿子，别看文晖上学堂要花钱，可这钱花出去了总算还有指望，日后他光耀了门楣，钱会不长腿地跑回来；可文举娶亲这钱哪，就算是砸到死坑里了……”

李摇环忙咧开抽烟熏紫了的厚嘴唇亲热地说：“唷！大哥，话可不能这么说，日后你赵家抱了孙子，你说谁占了便宜？还不是赵家！”

赵一普眼神游移地笑了笑，不回避主题地说：“她要是守在我文举身边，侍候他到老，我赵家添人进口，也算是占了便宜，可她跑回了娘家，我赵家的犍牛和毛驴就算跳到了江里，还没听个响呢，就没了！天下没这个道理！亲家，天下没这个道理！我的钱也不是江水潮来的！那是我撅着屁股到土里刨出来的！”他心疼地把一只长满汗毛的大手捂到胸口上，再次把目光转向媒人，雄赳赳地挥了挥另一只手说：“老姊妹，丑话我说在头里，灵芝要是不回婆家去，我也不说别的，大不了给文举再娶一房媳妇完事儿，可我的彩礼亲家可是要一分不少地退给我，哪怕掉个边儿都不行，这是规矩！”

如果这样李摇环媒不成不但坏了名声，自然也要退媒金，她弹簧一样跳到地中间，激动地张开双手扬着马脸保证说：“唉！大哥！我李摇环还没保过这样的媒哪！她曲灵芝要是敢不回婆家……”她张口结舌地瞪着灵芝妈。